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弄堂茄山河

老房子过年

文 / 陈日旭

亦君/画

辰光过得老快，眼睛一眨【sa】，又【yi】要过年了。想到早几年垃拉老房子过年个味【mi】道，心里真是蛮感慨个。

过年气氛个高潮，大致是从大年夜下半日开始个。屋里向大大小小侪到齐，阿拉小囡也勿出去白相，而是相帮大人做家务，打杂差，即使平时犟头倔脑个老二，迭歇也变得交关听闲话。但是有一样事体，姆【m】妈是勿会让阿拉去做个。就是外面一声“男高音”：“马桶拎出来！”姆妈会立刻放下手里个事，要紧勿煞将马桶从楼浪拎下去，拎到大弄堂里，倒掉，刷清。因为埃个辰光老房子呒没卫生设备，且明朝大年初一早浪向，是勿作兴倒马桶，也勿可以倒垃圾，主要为讨口彩，“黄金”、“财产”勿外流。现在想想也觉得蛮发噱个。搿个辰光老房子是的的刮刮个“七十二家房客”。灶头间里，五六家人家，一道烧年夜饭，走进走出碰着勿算，转身连屁股也要卡着。煤炉浪向，迭家人家笃蹄髈，大砂锅里“卜落卜落”；埃家人家氽爆鱼，油镬子里“嘁里嚓啦”。还有，宁波爷叔垃拉斩肉酱“乒乒乓乓”；苏北阿舅辣海拍肺头“啪嗒啪嗒”，各种声响彼伏此起，交关闹猛。过年，离勿开用自来水。从弄堂口个弹格路，一直到天井里，延伸到楼梯浪向，侪是湿塔塔个，几乎呒没一块干个地方。横竖脚浪是旧棉鞋，踏湿了也勿要紧，明朝年初一有新棉鞋着。年夜饭，小菜花头多，来勿及烧，家家人家侪用两只煤炉操作。屋里向四五只热水瓶还供勿应求，大人就差阿拉小人到弄堂口老虎灶去泡水。喔唷，老虎灶泡开水也排长队，有拿好几只热水瓶个，甚至还有提着铅桶盛开水，准备回去杀鸡鸭个。为了省地方，平时八仙桌是靠墙摆个，台子里档难免龌龊，所以要团团转转揩得清清爽爽。

年夜饭桌浪个小菜，是一年到头最丰盛个，多得摆勿落。冷菜有皮蛋肉松、椒盐花生、白切肚子、熏青鱼、鸭肫肝、白斩鸡、腊肉香肠等；热炒是冬笋肉片、糖醋小排、红烧黄鱼、素什锦、三鲜蹄筋、笋干烧肉等。台子中央一只紫铜暖锅，炭火老炀，小烟囱四周滚开个汤水里，翻滚着肉圆、鱼圆、线粉、蛋饺等。大人关照，菠菜要现烫现吃。无意当中，阿拉小人发现“新大陆”：线粉碰着烟囱，会发出“嗤啦嗤啦”个响声，而且烫得发黄微焦，吃起来特别香脆，既好白相又好吃。平常辰光爹爹看到阿拉捣蛋要板面孔个。大年夜，伊也变得宽容了。年夜饭吃好要帮大人搓圆子，还要包出花头，做几只元宝形个，啥人吃着福气好。不过，在烧个辰光，还要放红、白两种桂花糖年糕，吃起来软糯香甜。大人讲，大年夜要守岁，叫阿拉小人勿要睏觉【gao】，等着看床底下老虫【鼠】做亲。可是勿到十点半，阿拉上眼皮搭下眼皮打相打了，钻到被头里，伴着枕旁个新衣、新鞋，进入了梦乡。

年初一一早浪，还呒没睏适意，就拨辣天井里个爆仗声惊醒。着好新衣、新鞋（姆[m]妈亲手做个蚌壳棉鞋，鞋底梆梆硬，像戏台浪官老爷个靴子），揩面吃过汤圆，就豪燥去摸摆垃枕头下面个压岁钿。到弄堂口玩具摊上，买一把转轮手枪，配上颗粒大、声音响的大号个火药纸。搿个火药纸背面印辣海：“乒乒乓，枪声四处响。三星打火纸，粒粒皆响亮。”夜里向，我搭邻舍小伙伴垃拉老弄堂里开战，从马路边打到天井里，从前门打到后门，来得个扎劲。几十个春秋过去，老房子过年个情景，只有垃拉睏梦【mang】头里啦！

老里八早

过念头个年货

文 / 金洪远

迭个礼拜日，搭家主婆到老房子楼下邻居阿扁头屋里向茄山河。阿扁头屋里向蹲拉前楼。暖哄哄的冬日阳光洒辣拉八仙桌浪，一头吃龙井茶，一头笃香瓜子，有一句呒一句个茄山河。阿扁头讲，阿哥，侬还记得勿记得侬大阿妹小年夜托人带来一行【hang】李袋香瓜子个事体。

哪能勿记得！垃拉我脑子里，过年侪是有了年货再会得成为一个特别个日脚。垃拉我蹲过个瑞康里，弄堂靠近海伦路个食品店，只有到过年迭个辰光，店里向个货架浪会增添平常难得一见个长生果、红枣、跟我小妹顶喜欢吃个香瓜子。垃拉迭个食品少得一天世界个年代，要依据家庭人口多少，凭小菜卡分“大户”、“中户”搭“小户”来分配所谓个年货。可以迭能讲，搿辰光上海大多数家庭如果想解解馋，也只有垃拉过年辰光再能实现迭个美好欲望。我记得煞煞清【很清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个小年夜，当时垃拉黑龙江军垦农场个大阿妹托人带来一只鼓胀胀个行李袋，袋口浪缝了一块白布，端端正正写了“年货”两个字。打开一看，啊！原来是阿拉日想夜想个介许多香瓜子！当时阿拉激动得大声叫起来，还引来了客堂间大宝一家，前楼阿扁头个两个姐姐告亭子间爷叔也来轧闹猛。急吼吼个小妹盛了一铁锅立时三刻【马上】升火炒将起来，呒没过一刻钟，楼上楼下瓜子个香味是一天世界。搿歇辰光，小囡侪眼钩钩地盯老香瓜子，移勿开脚步。后来，阿拉拿来自黑土地个香喷喷瓜子，分成一包包，当作宝贝送拨拉邻居，让伊拉一道分享迭个飞来年货。到现在我还记得亭子间爷叔讲个“经典”闲话。当亭子间阿姨下班回来，看见爷叔垃拉厨房间津津有味地嗑香瓜子，就嘲伊，小人嘴巴馋，侬大人轧什么闹猛啊！垃拉阿拉弄堂里有冷面滑稽之称个爷叔笃悠悠地应答，勿是我嘴巴馋，是我肚皮里个蛔虫馋，想过过念头。戏话刚讲好，厨房间里正垃烧夜饭个邻居侪笑出了眼泪水，大家连连叫：精彩！

现在吃香瓜子是平常得势了，只要依有胃口，随时随地侪可以换换口味。也许，现在个小年轻会搞勿懂，侬讲个“飞来个年货”个事体真个介有劲啊?！勿相信侬可以问问侬周围个阿姨爷叔。当年阿拉吃年货，真个只有垃拉过年辰光再好过年头。

搿一夜，阿拉收红包

文 / 李元

小辰光我特别欢喜过年，原因老简单，大人唠啥侪拥到阿拉屋里向跟我爷爷奶奶拜年，乃末还围牢我转，拨我压岁钿。还可以听到交关邪气适意个闲话，比如讲，迭个小囡两眼炯炯有神，成绩一定勿错，迭个小囡文文静静以后长大一定是个大家闺秀……勿管真个假个，迭些客套话让年小个我听得老写意，看看窗外星光璀璨屋里热气腾腾，我一记头觉得眼门前出现一条平坦个康庄大道垃拉等着我去践踏，将来个日脚一定会过得比现在更富足搭美满。

每到晚饭吃到一半个辰光，几个大人侪会得从袋袋里或者大衣内侧抽出红包塞拨我，迭个辰光阿拉姆妈就会冲过来做出一副死活勿肯收个样子，乃末送红包个人也随着伊个摇摆开始摇摆，勿过搿点个红包是早晏【e,晚】会落到我手里。我有礼貌个接过压岁钿，一个转身进我自家房间，撕开红包点钞票。一般而言搿些闲话勿多西装笔挺个人拨钞票顶多，伊拉淡淡个拿红包递拨侬，顶多讲一句新年快乐，就淡淡个又走了。而还有些喝得面红耳赤讲话大声，边拨侬红包边吐着唾沫星子叫侬拿了压岁钿之后一定要好好读书个，拨个一定老少。

搿辰光我勿晓得为啥电视里个小囡收了红包就跟考了一百分一样活蹦乱跳，搿眼编剧肯定勿了解小囡，想想有啥好开心个，我拿了红包侪交拨我姆妈，阿拉娘真正是最终受益人，我顶多算个中介。记得有一趟一个带戴金丝框眼镜个爷叔塞拨我一只蛮厚个红包，一转身我就交拨了我姆妈。但伊有一个邪气宏伟个理由，搿眼红包正好用来搭我付学费。

当我念起搿段勿计红包个青葱岁月，心里总归有眼感慨。有种感觉失去了就寻勿回来个味道，当我开始真正关心红包厚度个辰光，几个亲戚家个小囡也上起了班过上大人个日脚，我也该为以后个塞拨其他小囡个红包做起准备。一年到头，顶开心个还是埃些天真无知个，学着大人点钞票个模样数红包个日脚，那交作业个姿势交红包，用你追我赶个笑声告诉身边个大人，阿拉有红包啦。

90后

沪语趣谈

分清“文白异读” 讲好上海闲话

文 / 沈锡伦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授

王小姐是新上海人，五年前从山东来到上海求学，毕业后寻着了一份稳定个工作。伊为了更加好个融入上海社会，一直积极个学讲上海闲话，劲头邪气大。不过呐，伊讲个上海闲话常常分勿清爽有种介字应该哪能讲，我听伊讲上海闲话觉着蛮滑稽个。喏，我讲只笑话拨侬听听，昨日仔搭，王小姐搭我讲，礼拜日【nik】伊到“大【dhu】光明电影院”去看了一场电影，伊拿“大光明”个“大”【da】讲成了“杜”音，我听见仔笑得来肚皮痛。搿种滑稽来死个事体伊也勿是第一趟了，上趟伊还拿“大【dhu】块头”【大胖子】讲成了“汰【dha】块头”。我就搭伊讲，“大”迭个字垃拉上海闲话里向有两个读音：一个读“汰”，就是“买汰烧”个“汰”，“大光明电影院”个“大”要读“汰”；还有一个读“杜【dhu】”，像“大小”“大娘舅”【大舅舅】个“大”就要读“杜”音，勿要弄错脱。

一个字（勿是多音字）读两种音，迭个叫文白异读，里向一个音叫文读音，还有一个音叫白读音。像“大光明”个“大”，读“汰”是文读，读“杜”是白读。迭个两种音里向，白读音代表了比较古老个音，文读音代表了近现代个音。

实际浪向，文白异读垃拉上海闲话里向还是蛮多个，像王小姐搿能学讲上海闲话个新上海人作兴（可能）勿大晓得。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人”，文读音【zen】（人民广场、人造卫星），白读音【nin】（中国人、好人）；

“仁”，文读音【zen】（仁义道德、仁至义尽），白读音【nin】（杏仁、虾仁）；

“日”，文读音【zek】（值日生、日本），白读音【nik】（日日夜夜、三日两头）；

“味”，文读音【vi】（味觉器官、味精），白读音【mi】（味道、气味）；

“儿”，文读音【er】（儿女情长、小儿科），白读音【ni】（儿子）；

“耳”，文读音【er】（耳目一新、耳机），白读音【ni】（耳朵）（青浦话“木耳”叫“云耳”，音【yunni】，“耳”读【ni】）；

“二”，文读音【er】（二氧化碳、二流子），白读音【ni】（第一第二、二两饭）；

“嘉”，文读音【jia】（嘉奖令、嘉宾），白读音【ga】（肇嘉浜路、嘉兴粽子）；

“家”，文读音【jia】（家庭、家畜），白读音【ga】（一家人家、做人家【节俭】）；

“马”，文读音【ma】（马马虎虎、巴拿马运河），白读音【mo】（马戏团、马兰头）

“巴”，文读音【ba】（作家巴金、巴黎公社），白读音【bo】（巴勿得【巴不得、迫切期盼】、嘴巴、尾巴）；

“物”，文读音【fhek】（失物招领、物理学），白读音【mek】（啥物事【什么东西】）；

“生”，文读音【sen】（幸福生活、生物学），白读音【sang】（做生活【干活】、吃生活【挨揍】）；

“戴”，文读音【de】（不共戴天、爱戴），白读音da（戴帽子、戴眼镜）；

“学”，文读音【yhiak】（戏剧学院、科学研究），白读音【hhok】（大学生、学外语）；

文白异读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老上海人一般侪分得蛮清爽个，不过有种介字文读白读侪可以个，像家乐福超市，有人讲是“【jia】乐福超市”，有人讲是“【ga】乐福超市”，“人事科”，有人讲是“【zen】事科”，有人讲是“【nin】事科”。迭个倒呒没定规。新上海人学讲上海闲话，一定要分清爽文白异读，否则个闲话，我要牵侬头皮个【善意地取笑】啊。

说方言（二）

“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使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下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我们叫做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故事。……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

——刘半农：《瓦釜集》

大师名家